

# 「東歐研究」之趨勢與現況

洪茂雄

## 一、前言

「東歐」(Osteuropa, East European)一詞，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就地理位置而言，指的是歐洲的東部，即北自東海(Ostsee)，南至卡爾巴阡山(Karpathen)以東，烏拉山(Ura Gebirge)和裏海(Kaspisches Meer)以西這一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人所稱的「東歐」指的是波蘭、捷克和蘇俄，而英國人所稱的「東歐」大致上指的是蘇俄，其餘地區則稱「中歐」或「東南歐」<sup>①</sup>。

戰後，由於國際局勢的變化，這一大塊土地雖然成立了八個國家，但均受到蘇俄的控制，已成為一個政治集團。因此，就政治上的意義而言，「東歐」一詞，又另有所指，非但包括東歐地區的共產國家，同時，還涵蓋其他已被赤化的國家(如外蒙、越南、古巴)，與所謂的「東方集團」(Ostblock, Eastbloc)，「蘇俄集團」(Sowjetblock, Sovietbloc)是同義的。

正因為東歐地區淪入鐵幕，西方為了抗拒蘇俄共產勢力的擴張與威脅，乃不得不多費心神，對此一地區進行「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是故，「東歐」一詞，又成為學術上的用語。在歐美的著名大學裏乃有所謂的「東歐學」(Ostkunde)，「東歐學術研究」(Ost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或「東歐研究」(Osteuropaforschung)等專門學科，設有研究所或學術研究機構。

本文旨在試對「東歐研究」之趨勢與現況，作一概要的認識，然後提出吾人對「東歐研究」應有的態度，以供國人參考。

註① *Osteuropa*, Nr. 5/82, S. 363.

## 二、東歐——地緣政治之心臟地區

英國地理學者麥金德 (Halford J. Mackinder, 1861-1947) 一九〇四年曾就地緣政治 (Geopolitik) ②的觀點向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歷史之地理樞紐」一文，指出俄國在近代的均勢中為樞紐國家；一九一九年麥氏又著「民主之理想與現實」，認為德國可能控制俄國與東方，為世界和平未來之威脅。麥金德一反當時流行之馬漢 (Alfred T. Mahan, 1840-1914) 「海權」 (Sea power) 論調，認為威脅英國海洋霸權之新興勁敵是來自橫跨歐亞大陸 (Eurasia) 之陸權國家。麥氏稱歐、亞、非為世界島 (World-Island)，東歐至中亞是世界島的心臟地帶 (The Heart-land)。這位英國地理學者乃以圖解法提出這個基本命題謂：「誰統治東歐，誰就能控制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控制地球」③。麥氏的主要依據是歐、亞、非三洲在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水域中，構成一座文化、政治、經濟之大島，人口約佔全球五分之四，而環繞其周圍者為較小的陸塊，重要性稍次，為東半球大陸的附屬物。因此，麥氏推出結論說，世界島這一遼闊的大陸區不受海洋的控制，倘此一地區為一強大民族加以有組織地統馭，則世界的均勢立即轉變④。

其實，有關地理條件與政治發展之密切關係，早期的地理學家已有所論述。其中較受人注意的，有十九世紀德國地理學者黎特爾 (Carl Ritter, 1779-1859)，乃一先驅的地理決定論者，認為地理環境決定人類的歷史發展；隨後，被譽為地緣政治學之父的拉哲爾 (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 受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進化論之影響，提出地理與國家發展法則之理論，認為生命即運動，國家乃準有機體，為有組織之人類，所以國家必須運動，亦即必須擴張。換言之，發展之文化亦要發展其土地。這位德國地理學者曾謂：「解決世界之謎者為地理與空間」⑤，特別強調空間概念，適者生存，每一個國家之衰落，可歸根於對狹小空間之自滿與知足⑥。

註② 「地緣政治學」首先由瑞典學者基倫 (Rudolf Kjellén, 1864-1922) 提出。基氏認為國家應具有活的有機體之特徵與活力，因此國家向外發展充分的領土是正當的，見：Das Fischer Lexikon: Allgemeine Geographie, Frankfurt, 1968, S. 264.

註③ 吳宗嶽：「中國的地緣政治」（臺北，現代國民知識基本叢書第七輯，民國五十三年六月）第三頁。

註④ 同註③第四頁。

註⑤ Das Fischer Lexikon, *op. cit.* S. 261ff.

註⑥ *Ibid.*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的學者對「地緣政治」更有發揮，有所謂的慕尼黑學派，其代表人物如毛爾（Otto Maull, 1887-1957）和豪士賀夫（Karl Haushofer, 1869-1946）。前者重申整個地表與政治發展之相關性，認為地緣政治之中心概念着重於「生存空間」（Lebensraum）與國家發展之關係，把國家視為一種有生長規律的有機體<sup>⑦</sup>；後者則集地緣政治理論之大成，尤其師承拉哲爾、基倫以及麥金德諸氏之學說，以拉氏、基氏之國家概念與麥氏之心臟地帶命題引用於德國，一切以德國利益為依歸，而建構其所謂的「德國之地緣政治」理論。這位對日本擴張行動讚賞有加的地緣政治學者，認為一個強大完整的內陸國家，具有難以攻陷之內陸交通網與防禦線，自給自足之經濟，以及有力之軍事組織，將可構成大陸霸權之核心；至於環繞其周圍之小附庸國，在政治、經濟上均居於從屬地位，應組成供應與服務之貯藏地，以供統治民族使用<sup>⑧</sup>。

豪士賀夫這套由德國統治歐洲心臟地帶的中心理想，影響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甚鉅，成為納粹擴張主義的主要理論依據。雖然納粹德國的擴張野心已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瓦解，但麥金德的東歐心臟地帶概念，以及地緣政治理念，仍然使史大林（Josif Stalin, 1879-1953）心動。當第一次大戰快結束時，蘇俄即首先染指東歐，把東歐關入鐵幕，其企圖顯然是想實現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為其進行世界革命預作準備。

儘管當前的全球戰略，因科技的快速進步而使海權（Sea power）與空權（Air power）愈形重要，但蘇俄和蘇俄控制下的東歐這一廣大地區，已形成當今世界重要政治集團之一，以其陸權的優勢，向環繞周圍的中小國家發動小型戰爭並非不可能（如阿富汗事件）。因此，西方民主陣營早已提高警覺，謀求抗拒共產集團擴張之策略；而學術界則在政府的鼓勵和推動下，紛紛成立研究機構。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短短十年工夫，在歐美地區以蘇俄和東歐為研究對象之組織，不勝枚舉。蘇俄和東歐的「區域研究」，遂大行其道，成為學術研究的新領域。

### 三、國際性「東歐研究」之組織

美國和西歐各國以往從事東歐（包括帝俄和現在蘇俄、中東歐、東南歐等地區）各國與各民族之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方面之探討，常各視其地理遠近，或現有文化交流，或國內外政治因素，或就純學術研究觀點分別進行研究，因而有不同的發展與水平，自然地，研究成果亦不一而足。自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後，經濟成長萎縮，各國政府不得不裁減預算。首先

註⑦ Ibid.

註⑧ 同註⑦。

較冷門的研究經費即受到影響。因此，學術界體認到，此後的研究方向與內容應予調整，不宜重複，必須尋求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俾能經由交換研究資料和成果，以促進對「東歐研究」的認識與瞭解。在一九七四年乃由下列國家之東歐學術研究團體：(一)「美國斯拉夫研究促進協會」(AAAS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二)「英國蘇俄與東歐研究協會」(NASEES,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三)「英國大學斯拉夫學者協會」(BUAS, British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of Slavists)。(四)「加拿大斯拉夫學者協會」(CAS,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lavists)。(五)「德國東歐學協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steuropakunde)，共同發起成立一個國際性組織，定名為：「國際蘇俄與東歐研究委員會」(ICSEE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並於是年九月在英國邦夫(Banff)召開第一屆國際東歐問題研究會議<sup>⑥</sup>。該委員會的宗旨，為聯絡國際間從事蘇俄和東歐研究的學者，共同合作，以增進下列五項目標：

(一) 交換資料和研究心得。  
 (二) 經由會議的組織途徑，不分國界共同努力，以節省金錢、時間和精力以及減少研究計畫的重複，並藉此擬訂新的研究方案。

(三) 東歐研究對國際情勢不確的資料遭遇困難與挑戰時，可經由消息的交換與研究，予以排除。

(四) 各國學者藉此展示對蘇俄與東歐研究之新氣象，將方法學、組織和出版品等方面努力的成果，共同享有。

(五) 提携後進，使其早日進入狀況，瞭解國際交換領域，並使現有的方式正常運作<sup>⑦</sup>。

這個國際東歐研究聯盟，係由各國全國性東歐學術團體或研究機構組成，委員會成員依各國之組織大小，派代表一至二人，並選出七人為執行委員，任期五年。現任委員如下：

主席：安懷樂教授 (Prof. Oskar Anweiler,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W. Germany)

第一副主席：羅內教授 (Prof. Don K. Rowney,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USA)

第二副主席：莫立松 (John Morison, University of Leeds, England)

秘書：基爾西保教授 (Prof. Stanilav J. Kirschbaum, York University, Canada)

委員：Hiroshi Kimura 教授 (日本北海道大學)

<sup>⑥</sup> Anweiler, Oska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in der westlichen Osteuropaforschung", in: *Ostευropa*, Nr. 5/82, S. 358ff.

<sup>⑦</sup> *Ibid.*, S. 359.

拉維恩教授 (Prof. Marie Lavigne, Université de Paris I, France)

諾列特蘭多士教授 (Prof. Bjarme Norretranders, Universität Kopenhagen, Danmark)

該組織每五年召開一次會議，並定期出版刊物（新聞信每年發行二期），報導研究動態。第二屆於一九八〇年九月在西德 Garmisch-Partenkirchen 舉行。第三屆已決定於一九八五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這個國際性東歐研究組織目前擁有十七個學術團體，除了上述美、英、加、西德等五個發起會員外，尚有：(一)「愛爾蘭斯拉夫學者協會」(The Irish Slavist's Association)。(二)「希臘斯拉夫學研究協會」(The Hellenic Association for Slavic Studies)。(三)「澳洲社會主義國家研究協會」(Th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四)「北歐蘇俄與東歐研究委員會」(The Nordic Committee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五)「以色列斯拉夫學與東歐研究協會」(The Israeli Association of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六)「澳洲和紐西蘭斯拉夫學者協會」(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lavist's Association)。(七)「比利時斯拉夫研究中心」(Centre Belge d'Etudes Slaves)。(八)「荷蘭斯拉夫學者協會」(Dutch Slavists' Association)。(九)「義大利斯拉夫學者協會」(Associazione Italiana degli Slavisti)。(十)「法國巴黎國立斯拉夫學研究所」(Institute National d'Etudes Slaves in Paris)。(十一)「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十二)「韓國國際問題研究所」(Kore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後三者因無全國性斯拉夫學或東歐研究之學術團體，乃以研究所的名義加入<sup>⑫</sup>。

一九七四年九月在英國邦夫召開的首屆會議，曾作成二項決議，期望從學術研究領域對東西方之關係有所助益：(一)委員會承認各國學者就其研究主題與方法，自由選擇，並兼顧其特殊性，俾能在這個學術組織中以不同種類與形式進行國際性的合作；(二)為了確保研究人員（包括來自蘇俄與東歐的學者）在不同的學科範圍相互流通較好的資料，委員會基於共同的利益，將尋求擴大合作的可能，諸如經由文件的交換、方法學問題的探討、會議的組織、學者之交換以及其他適宜的合作途徑<sup>⑬</sup>。

上項決議對蘇俄與東歐地區的學者而言，顯然地也歡迎他們參與這個組織。一九七四年，蘇俄科學院曾派一個代表團參加會議，並答應參加下屆會議；惟在一九八〇年於西德阿爾卑斯山名勝 Garmisch-Partenkirchen 召開第二屆會議前數週，忽然拒絕參加。一般認為，蘇俄和一些東歐國家的官方立場，對這個國際性的東歐學術研究組織，自始即不懷好感，以為該組織別有用

註⑪ 包括挪威、丹麥、瑞典和芬蘭等四個國家。

註⑫ 同註⑪。

註⑬ 同註⑪。

心，企圖集合意識形態的力量，以行反對「社會主義陣營」內國家之實<sup>④</sup>。蘇俄和東歐國家做出這種反應，是可以想像的。事實上，西方的學術研究團體，均以公開的方式舉辦各項活動，尊重言論自由與學術多元化的傳統，所謂真理愈辯愈明，這正是自由世界學術進步的主要因素。

#### 四、東歐研究之現況

限於篇幅，本文對東歐研究之現況，僅就美國、英國、法國、西德、日本和以色列，作一簡介。

美國：美國從事東歐地區的研究，起步較晚，至一九一四年只有三所大學開俄語和俄國文學的課程。開俄國歷史的僅有二所大學。在二次大戰期間，也只不過極少數的人關注東歐的研究。一九三八年，「美國學者學會」(ACL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才正式成立斯拉夫研究委員會<sup>⑤</sup>。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軍情報機構爲了研判敵情，才真正重視東歐地區。從五十年代以後，因爲目睹蘇俄勢力快速的膨脹，對東歐研究的努力，也就後來居上。無論人力、財力和研究單位的數量均趕上了西歐國家。

目前，美國有十九所著名大學設有蘇俄和東歐問題研究所<sup>⑥</sup>，至一九八〇年爲止約有八千人已經完成學業，其中有三千人獲得博士學位<sup>⑦</sup>。主要的研究團體計有：

——「美國斯拉夫研究促進協會」(AAASS)，擁有二千名會員，是美國研究東歐問題最大的學術團體。該會出版頗具學術地位的「斯拉夫學評論」(*Slavic Review*，季刊)和「當代蘇俄報刊摘要」(*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週刊)以及「新聞信」。另外，每年出版年鑑，提供有關蘇俄和東歐研究書目(*American Bibliography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斯拉夫學研究聯合委員會」(JCSS, Joint Committee on Slavic Studies)，由「美國學者學會」支持，一九七一年以前，對美國從事蘇俄和東歐研究的學者，提供研究獎助金，出錢出力，貢獻不小，現在比較着重在東歐的區域研究。

——「國際研究和交換理事會」(IREX,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s Board)，爲非官方組織，協助美

註④ Anweiler, *op. cit.*, S. 361.

註⑤ Dalling, Alexander, "Osteuropaforschung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in: *Ostropa*, Nü. 8/82, S. 625f.

註⑥ *Ibid.*, S. 627.

註⑦ *Ibid.*

國大學與蘇俄和東歐國家安排學術交流計劃，對有志於東歐研究的學者或學生，提供旅行訪問的服務，有助於他們語言的學習和風土民情的認識。

——「肯南研究所」(Kennan-Institute for Advanced Russian Studies)，一九七四年在「威爾遜國際學人研究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in Washington, D. C.)支助下成立，以研究蘇俄問題為主，在國際上頗享盛名。

一九七八年，美國又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名叫「蘇俄和東歐研究會議」(NCSER, National Council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由政府各部門尤其是國防部提供經費，接受政府的委託，從事專題的研究工作。組織成員均是著名大學的傑出學者<sup>⑧</sup>。

大體上說，美國對蘇俄和東歐的研究，無論人力或財力都居領先地位，其成就自然相當可觀。惟有一些現象暴露出瑕疵。例如一九七七年卡特訪問波蘭時，陪同的翻譯人員所說的波蘭話，竟然「稀奇古怪」，不合時宜，令人訝異。另外，一九八〇年阿富汗危機，有一位蘇俄士兵跑進卡布爾(Kabul)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居然沒有一個人會說俄語，場面尷尬。此外，美國老一輩的蘇俄問題專家逐漸凋謝，新一代談得上學有專精的「行家」，不超過六百人，比起蘇俄的「美國問題」專家，幾乎相差十倍以上。雖然，美國曾經培養出三千名獲得博士頭銜的東歐或蘇俄問題專家，但他們繼續從事這一地區的研究的，並不很多。難怪美國學術團體會熱衷國際學術合作，以廣收經驗。

●英國：英國對蘇俄和東歐的研究，歷史比美國悠久，成績也很紮實。其較大的研究中心分別在倫敦大學、倫敦政經學院、格拉斯哥(Glasgow)、伯明漢(Birmingham)、牛津(Oxford)等大學。英國主要的東歐學術研究團體有：

——「英國大學斯拉夫學者協會」(BUAS, British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of Slavists)，一九五六年成立，有三百名會員，組織成員來自各大學斯拉夫語文和歷史的教師，研究重點是斯拉夫文化、斯拉夫文學和語言學以及歷史。

——「英國蘇俄與東歐研究協會」(NASEES, The British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一九六七年成立，是英國最具代表性的東歐研究學術團體，組織成員以各大學的社會科學教師為主。目前有二二五名會員，研究範圍以現階段蘇俄與東歐之政治發展、經濟體制、社會結構等為主，與格拉斯哥大學合作出版「蘇俄研究」(Soviet Studies)，學術水平很高<sup>⑨</sup>。

註⑧ Ibid. S. 630f.

註⑨ Morrison, J. D./Seton-Watson, G. H. N., "Osteuropaforschung in Grossbritannien", in: *Osteuropa*, Nr. 5/82, S. 363ff.

英國的學者在斯拉夫文學、東歐歷史、文化、政治外交等方面之著述，均受學術界重視。

法國：法國和斯拉夫民族的淵源很深，彼此間的文化關係相當密切。在法國有不少斯拉夫的移民，以波蘭人最多。從歷史文獻的記載來看，自法國大革命以後，波蘭籍的士兵曾數度和法國人並肩作戰，為法國効命。波蘭的國歌即得自馬賽進行曲的靈感<sup>②</sup>。被譽為波蘭英雄詩人的米茲基維茲 (Adam Mickiewicz 1798-1855)，一八四〇—四四年，就在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教過書，頗受法國思想的影響<sup>③</sup>。雖然法國和東歐文化的關係很深，但其對蘇俄與東歐之研究則似乎層面不廣，僅限於藝術、文化、歷史等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才重視蘇俄的研究，並成立斯拉夫研究所，惟目前尚無全國性的學術研究團體<sup>④</sup>。其比較受注目的研究機構是：

「國立斯拉夫學研究所」(INES, Institute National d'Études Slaves)，一九二〇年成立，是法國研究蘇俄和東歐問題最重要的機構，出版有「國際新聞信」(International Newsletter)，研究所公報 (INES-Information) 等新聞性刊物。學術期刊則有「斯拉夫研究評論」(Revue des études slaves)。圖書館擁有二十萬冊的專書，其中以俄國和捷克文學居多。該所現有二百卅種專書問世。

西德：德國在地理上瀕臨東歐，中古時代日耳曼民族即開始開疆拓土，向東方發展，至十九世紀普魯士王國的勢力已延伸到波羅的海地區 (Baltisches Gebiet)，烏克蘭等地。因此，德國對東歐的研究時間最早，而所謂的「東方學」(Ostkunde。「東方」即指東歐，故亦可譯為東歐學) 乃應運而生<sup>⑤</sup>。十八世紀德國著名學者赫爾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所作斯拉夫民族之研究，可謂經典之作，影響深遠<sup>⑥</sup>。至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 時代，德國對東歐的研究更為積極。一八八七年柏林大學首先設立東方語文研究所，為法科學生加強語文能力，以訓練外交人才；隨後並擴大為「區域研究中心」，包括歷史、地理、經濟等範圍之研究。一九〇二年柏林大學另成立東歐歷史研究所，這類「新學科」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大學裏已普遍設立<sup>⑦</sup>。目前，西德對東歐研究的主要學術團體和機構如下：

——「德國東歐學研究協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steuropakunde)，一九四九年成立，其前身為一九二五

註<sup>②</sup> Halecki, Oskar, *Geschichte Polens*, Frankfurt, 1963, S. 193ff.

註<sup>③</sup> *Ibid.*

註<sup>④</sup> Bonamour, Jean, "Osteuropaforschung in Frankreich", in: *Osteuropa*, Nr. 6/82, S. 501ff.

註<sup>⑤</sup> Zernack, Klaus, *Osteuropa, Eine Einführung in Seine Geschichte*, München, 1977, S. 12ff.

註<sup>⑥</sup> Matl Josef, *Europa und die Slaven*, Wiesbaden, 1964, S. 271ff.

註<sup>⑦</sup> Zernack, *op. cit.*: S. 13f.



年成立的「德國東歐研究協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zum Studium Osteuropas)。該組織出版的重要期刊：「東歐」(Osteuropa)、「東歐法律」(Osteuropa-Recht)、「東歐經濟」(Osteuropa-Wirtschaft)、「東歐自然科學」(Osteuropa-Naturwissenschaft)，以上均為月刊。

——「聯邦東歐學術與國際問題研究所」(Bundesinstitut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 Köln)，一九六一年成立。該所分意識形態、東歐內部結構、東歐對外關係等三個研究小組，重點範圍是「蘇俄學和比較東西方之研究」(Sowjetologie und vergleichende Ost-West-Forschung)，定期出版研究報告，網羅不少專家，在國際上深具地位。

——「東歐研究所」(Osteuropa-Institute, München)，一九五二年成立，研究範圍以歷史、經濟和社會學為主。主要期刊是「東歐歷史年刊」。

——「赫爾德研究所」(Johann-Gottfried-Herder-Institute, Marburg)，該所乃為紀念赫氏對東歐研究的成就，於一九五〇年成立，由赫爾德研究基金會和德國內部關係部支持。出版有「學術通訊」(Wissenschaftlicher Dienst, 月刊)和「東歐研究雜誌」(Zeitschrift für Ostforschung, 季刊)。

西德在東歐研究方面，得天獨厚，有二個大圖書館——普魯士國家圖書館(SBPK)和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BSB)，均設有東歐部，藏書極為豐富。

日本：戰後，日本由於沒有軍備的負擔，可以全心全力發展經濟，使得國民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蘇俄，一九七九年的統計為一〇、一九四億美元)<sup>②</sup>，因此有足夠的財力去支持科技和學術研究。六十年代以後，日本對蘇俄與東歐國家的研究甚為積極。其主要的東歐學術研究團體和機構如下：

——「日本蘇俄與東歐研究協會」(JASEPS,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一九七二年成立，現在擁有二百名會員，以研究蘇俄問題的學者居多。

——「斯拉夫學研究中心」(SRC, Slavic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Hokkaido)，隸屬於北海道大學，一九七一年成立，目前擁有七九一名研究人員，其中以研究經濟問題者最多，有二五一一人，其次語言與文學(二四五人)，再其次是歷史、政治和國際關係、意識形態以及法律等等。該中心由日本政府編列預算予以支援，成績彰著。

——「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這個研究所與日本外務省有密切關連，

註② Diercke-Welstatistik 82/83, München, 1982, S. 132.

一方面得自外務省的財政支助，另一方面該所成員大部分曾在外務省各單位工作過。這個研究國際問題的機構在日本最具權威，目前以蘇俄和中共列為研究重點之一，出版有「共產主義與國際政治」(Commun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季刊<sup>②</sup>。

此外，日本的「蘇俄與東歐貿易協會」(Society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Trade)，亦值得一提。該組織純為民間團體，成員以商社(貿易商和廠商)為主，設有研究部，出版「研究公報月刊」(Monthly Research Bulletin)，提供商情與專論，研判東歐的經濟發展。日本商會支援「研究發展」相當成功，這方面值得國人借鏡。

以色列：目前蘇俄和東歐國家的猶太人不比以色列本國少。除了羅馬尼亞外，所有的「經互會」(COMECON)成員均與以色列無外交關係。因此，以色列對該地區的研究從未鬆懈。以色列對蘇俄與東歐的研究條件相當理想，有現成來自東歐地區的猶太移民，他們熟悉當地語文和歷史、文化背景，同時也關心當地的局勢發展，當然比閉門閱讀書報的研究人員更能勝任。以色列有二個重要的研究中心：

——「俄國與東歐研究中心」(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Tel Aviv)，隸屬於特拉維夫大學，其研究方向為：(一)蘇俄與中東國家之關係；(二)蘇俄與回教世界之關係(包括蘇俄境內回教民族之研究)。出版物：「蘇俄與斯拉夫學叢刊」(Soviet and Slavic Series)每年二期。

——「蘇俄與東歐研究中心」(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Hebraic University, Jerusalem)，隸屬於希伯來大學，主要研究重點在蘇俄與中東之關係(包括華沙公約國家)，擁有一個相當完整的檔案文庫。出版「蘇俄與中東」(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月刊<sup>③</sup>。

## 五、結 論

以上所述，是就「東歐研究」在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之發展和各西方主要國家對東歐研究之現況，作簡要的評介，擬藉「拋磚引玉」的方式，提醒國人對此一地區的注意。我國政府已於民國六十八年開放對東歐五個國家(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貿易。爲了拓展該地區的經貿關係，國人有必要對這些國家之政治體制、經濟和社會結構等作更深入的瞭解。雖然民

② Kenzo Kiga, "Osteuropaforschung in Japan", in: *Osteuropa*, Nr. 10/82, S. 853f.

③ Confino, Michael, "Die Osteuropaforschung in Israel und ihr Einfluss auf die Politik", in: *Osteuropa*, Nr. 7/82, S. 601ff.

國六十九年國貿局在百忙中出版了五本東歐國家簡介的小冊子，此外就難得在坊間找到有關東歐的中文專著，更遑論我國大學或研究所所有系統地開設相關課程了。依據作者初步的統計，我國到目前為止至少有上萬名的研究所畢業生，其中論及蘇俄和東歐的碩士論文，僅寥寥四十六篇，而真正以東歐地區為研究主題者，則僅七篇而已。由此可見，今後我國要想在東歐地區突破經貿障礙，首先應以學術研究做基礎，然後才談得上進行實質關係的下一步驟。因此，作者認為當前應努力的方向：

(一)肯定學術與經濟的結合。學術研究是經濟與貿易發展的重要基礎。日本經貿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乃是得力於學術界的配合。我國近年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科學園區的建立，亦均有賴於學術的支援。在對外貿易方面，學術研究正可助一臂之力，如研判法令規章、提供經濟發展之狀況等。

(二)參與國際性的學術活動，相互觀摩，擴大視野，吸取他人優點。本中心似可考慮加入「國際蘇俄與東歐研究委員會」，仿照日本、大韓民國之例，以國際事務研究所之名義加入。我國在共黨意識形態、中蘇共關係、中共外交等方面，均有深入的研究與認識，可藉此提昇我國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

(三)學術要多元化，鼓勵青年人研究蘇俄與東歐問題，不要一味只在美國、西歐、日本等國家身上打轉。蘇俄仍然是我國的主要後患，知己知彼，始能克制敵人的野心。戰後，這門「區域研究」的新領域，值得吾人加強。

## 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

汪學文 著

中共對於「文字改革」，謀略多端，內容複雜，其主要目的在廢棄漢字、篡改歷史，進而破除中華傳統文化。本書詳述中國文字之結構與演進，並對中共「文字改革」工作，從理論與實際，分別加以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二十五開本，計三百頁，每冊實售新臺幣二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歡迎惠購。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

郵政劃撥三四三六號帳戶